

汉字符号学的类文字思想：评孟华《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

田沐禾

书名：《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

作者：孟华

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

ISBN：9787532872206

DOI：10.13760/b.cnki.sam.202301023

一、类文字的分离性原则和统一性原则

文字由图像演化而来，但二者似乎有个区分的边界。注重这个边界的划分，《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以下简称《谱系》）中叫作分离性原则：如何划分文字、图像或语符和象符之间的边界。

先看文字，它一般因语言的记录工具身份而被当作语言学的一部分。周有光（1987，p.442）认为，文字符号由三个要素构成：“1 符号的形式，2 语段的长短，3 表达法的层次。”汉字符号学认为，这个“符号的形式”在汉字中表现为笔画，即约定的、重复使用的、规范线条。所谓的“语段的长短”，在汉字中表现为分节和不分节。如独体字是不分节的，合体字是分节的。而“表达法的层次”，在汉字中指的是文字表达语言的方式，如表意还是表音。可见，笔画性、分节性和表意性是汉字重要的形式特征，也是汉字的语言符号（简称“语符”）性质。

再看图像，《谱系》首先将图像处理为与汉字符号的对比项，作为语言符号的汉字所不具备的那些区别性特征便属于图像。图像与文字相对应的要素，第一是线条性，即具有摹状性或意味性的、自由表达的线；而汉字的基本形式单位是程式化、抽象的笔画。第二是不分节，包括两点：（1）“图像

□ 符号与传媒 (26)

既不隐含也不关联其他图像符号”，(2) 图像（简称“象符”）“不可再分析出独立、重复运用的组合单位”（孟华，2016）。而汉字的结构单位是分节性的字符。第三，图像表达方式是所见即所得的像似性；分离性原则认为汉字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重在表达语言的意义，并非忠实于对象再现的像似性。所以，文字脱胎于图像，但又诞生于对图像的否定。现代文字学就是在否定图像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学术话语的，因此，笔画化、分节性（如所谓的“合体字”）和表意性是确定汉字符号的语言性质的重要形式特征。

分离性原则是关于现代汉语文字学的真理，它是西方形而上学语象二元对立的产物，文字学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对图像的否定基础上的。但是，真理再往前一步就是偏见。《谱系》通过对汉字的结构分析发现，用这种单纯分离性模式来解释汉字是行不通的。汉字外部关联、内部隐含了语象或文字与图像的编码的融合，这种融合，《谱系》叫作“类文字”或“类符号”。汉字的“六书”就具有类文字的符号特征：象形、指事、会意体现了“立象尽意”的表达方式，即用图像或意象的方式看待汉语，语象融合而非分离。《谱系》还分析了族徽字的类文字性。族徽字是商周青铜器上铭刻的主要表示氏族图腾、祭品等的名称的文字，其“象形程度显著地高于用于记事的一般金文”（裘锡圭，1988，p. 43）。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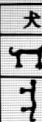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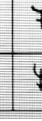







	虎	犬	牛	止	成
族名 金文					
早期 甲骨文					
一般 金文					
晚期 甲骨文					












图 1 商周青铜器上的族徽字（裘锡圭，1988，p. 43）

显然，青铜器上的族徽字比早期的甲骨文更接近图像。《谱系》列举了学术界关于族徽字的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族徽字比商周时代的一般象形文字更为古老，是史前图符的延续，“商周时期的族名金文，不仅在性质、功用上与史前陶器符号相同，同时在形式与内容上也与史前陶器符号一脉相承”（孟华，2014，p. 49）。第二种看法以李学勤为代表，他认为族徽“只是

为了把族氏突出出来而写的一种‘美术字’，并不是原始的象形文字，也不能作为文字画来理解”（孟华，2014，p. 49）。

《谱系》认为这两种看法是建立在相互否定的基础上的：此所是的，便是彼不是的。《谱系》（p. 48）指出，族徽字具有图像与文字之间的“临界性特征”，具有语象双重编码、语象融合类文字性，双方所争论的焦点，只不过是象符因素多一点还是语符（文字）因素多一点罢了。“图符说”将族徽字与史前陶符列入同类，更强调其象符的性质，但隐含着它向文字靠拢的属性。“美术字说”强调族徽字是成熟的象形字，但也承认它向图像靠拢的性质。因此，《谱系》（p. 49）认为关于族徽字的争论其实反映了类文字的两种可能性：一是“向心化类文字”，即一个语象双重编码的符号，其图像或象符要素逐渐向语符或文字要素靠拢的情况，如族徽字“图符说”，它假定了族徽字是向心化的类文字；二是“离心化类文字”，即语象双重编码的符号“由文而图”的情况，如族徽字的“美术字说”，它假定了文字的再图像化、再象符化趋势，但认为文字又保持了自己的语符性或文字性。

《谱系》所谓的类文字，并非现成的图像和文字、语符和象符的简单融合或拼贴，而是指生成语象双重关系的表达机制。因此，类文字现象存在于汉字外部，如：族徽字“图符说”，它假定族徽字位于原始图符和早期象形字的接壤地带；北京奥运会徽标，既是“京”字又是人的图像。类文字现象也存在于汉字内部，如族徽字的“美术字说”，它预设了汉字内部有一个在图文、语象之间摆渡的区间。汉字内部典型的类文字性符号是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

《谱系》尤其关注汉字内部的语象双重编码即类文字的性质。例如甲骨文，它既可以象正面人体之形的方式表“人”的意思，也可是形容词“大”。又如在甲骨文、、、、等字中，构字单位以象形的方式表达“人”的意义，但关于这个字，很多学者多从许慎的“羊大为美”，将的下部象人体之形的字符看作形容词“大”，这个表大小的字符不是以自己的视觉象形理据，而是以自己的意义来参与构字。可见，同一个古文字，具有象形（表“人”）和表意（表“大”）双重编码性质。裘锡圭（1988，p. 11-12）称具有象形性的字符为形符——“是依靠自己的形象来起作用的”；称表意性的字符为义符——“依靠本身的字义来表意”。裘锡圭先生关于形符和义符的区分，在《谱系》的作者看来，反映了汉字内部所具有的异质性混合编码的类文字性质，象符（形符）更接近图像性表达，意符（或义符）更接近语言性表达即语符，但每一字符都包含着异质性的他者要

素。“字符层的类符号性，主要表现为意符中掺杂着象符元素，意符编码和象符编码交织在一起。”（孟华，2014，p. 72）

显然，《谱系》的汉字符号学的类文字思想是对极性分离原则——刚性语象边界的理论破除。它批评了文字单纯记录语言、认同语言同质化的立场，而将一种异质的、语象双重编码的符号学眼光引入汉字的研究中，在中国学术界独树一帜。根据异质符号观，《谱系》认为“任何一个符号或符号结构成分，都包含着自我肯定和否定的双重元素”（p. 23）。《谱系》主要是在语象关系中讨论这种双重要素的，它把汉字中的类文字性质推演到普通符号的分析当中。向心化类文字将自己肯定为图像符号，同时，其内部又包含着他异性的字符属性，如图趋文的类文字——卫生间标识，其基本性质是图符（肯定要素），但又有文字的表意功能（否定或他异要素）；离心化类文字将自己肯定为文字符号的同时，又包含了自我否定的成分，如文趋图的类文字“囧”，作为文字它本来表达“光明”义，但是网络社群又把它变为一个他异性的图符——表示窘迫的表情包，该字具有语符和象符双重编码，但以象符为主导，此即由文而图或文趋图的离心性。

基于异质符号观的语象双重编码立场，《谱系》在分离性原则基础上又提出了统一性原则：“任何一个符号或符号结构成分，都包含着自我肯定和否定的双重元素，这种双重性使得符号场内的各要素之间的结合成为可能。其中的自我肯定成分使得各异质符号之间得以区分，即所谓的‘分离性原则’：自我否定要素则倾向与其他符号构成某种关联性，叫做‘统一性原则’。”（p. 23）

如果说分离性原则重在区分各异质符号之间的边界，那么“统一性原则关注符号场内的各异质符号之间相互关联、补充、依存、过渡、跨界”（p. 23）的性质。孟华在2008年出版的《文字论》中，把这种在分离性基础上建立的异质符号统一性原则叫作“合治符号观”（p. 11）。合治符号观从统一性原则出发，认为汉字是在文字、语言和视觉符号的关系中定义自身的（p. 16），《谱系》还认为，汉字内部隐含、外部关联了“一个由言语、文字、图像、实物符号构成的”表达域或洛特曼所谓的符号域，该符号域主要由“言、文、象三类基本符号构成”（2014，p. 21）。近年来王铭玉教授又与孟华合作，将言、文、象的跨界关系进一步概括为“语象合治”关系（王铭玉，孟华，2022）。

这种语象合治产生的类文字、类符号，构成了《谱系》一书的关键词。这组关键词不仅指向汉字的类文字、类符号性，也将类文字编码原则用于分析汉语、图像和实物符号的研究，从而扩展为一个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符号

学理论。近年来,《谱系》作者将类文字、类符号思想进一步概括为“超符号”:指“多重异质符号之间相互过渡、跨界的现象。语符和象符是人类符号的最基本类型,因此典型的超符号是语象关系建构之物”(孟华,2021, pp. 15-21)。

二、类文字理论的应用实践:汉字合体象形字的语象关系分析

下面,笔者以甲骨文合体象形字为例,进一步讨论《谱系》关于类文字语象关系的分离性原则和统一性原则。

(一) 类文字分离性原则的应用

如若考察古汉字,尤其是甲骨文合体象形字,我们会发现其中的图像和文字的边界总是纠缠不清,存在大量的线条和笔画、不分节和分节的中间状态,即类文字现象。根据汉字符号学分离与统一的合治观,首先区分出象形字的语言要素和图像要素,此即分离性原则。如甲骨文“保”的两个异体字:







图2 甲骨文“保”的两个异体字

按照六书理论,“保”1象“人”伸出手爪背负幼儿(“子”)之形,是合体象形字;“保”2象人侧立形,与“子”分为二体,是会意字。但六书区分象形和会意仅仅是整体观察字形表意方式的不同,并不思考象形、会意内部语象双重编码的符号机制,而类文字理论的分离性原则则首先站在异质立场上,去发现和分辨这些文字符号中的语象异质要素。














如合体象形字“保”1与会意字“保”2比较,前者相对具有不分节性和线条性,由字符和图符化的伸手抱子的人形构成,字符与图符构成一个难以分割完整的画面,不分节;该字伸手抱子的臂膊形象明显具有自由摹状的线条特征,而不是重复出现的、规约化的笔画。而作为会意字更具有分节性和笔画性:它可区分出两个重复使用的分节单位“人”和“子”;它不再靠伸手抱子的整体画面来表意,而是通过笔画化的约定性字符和的组合来表意。的构字字符的语符或字符特征是,其形体结构具有稳定的程式线条(即笔画),并可作为一个构字单位被重复用于构字,构成一个分节性的组合结构(分节),如可以在、等合体字中充当分节单位。

□ 符号与传媒 (26)

遵循类文字的分离性原则，可从符号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来分析语象异质要素。如“保”¹  字内部的分离性，可区分出语符  和象符（伸手抱子的人形）两个异质要素；外部的分离性，则是站在关系对比的角度，去分析各对比项之间的异质性，如象形字  与会意字  构成外部关系对比项，前者更具象符特征，后者更具语符特征。

(二) 类文字统一性原则的应用





统一性原则重点思考汉字单位内部隐含、外部关联的语象二元要素之间“相互擦拭、过渡、跨界、重叠、融会、中和、杂糅的现象”（孟华，2014，p. 16）。或者说，统一性原则重点思考类文字现象的中性特征：介于线条和笔画、分节和不分节、图像单位与语言单位的中间状态性质。

象形字  就是处于语象中性状态的类文字，其人伸出手臂抱子的形象一方面具有不分节的整体结构性以及线条描摹性；另一方面与真正的象符如  相比，又具有可分节性（由字符和象符构成）和笔画性（相对稳定不变和程式化的线条）。所以， 处于分节与不分节、笔画和线条之间的过渡状态，相对于真正的象符 ， 接近语符的分节和笔画性；相对于会意字 ， 又接近象符的不分节和线条性。统一性原则旨在从关系对比的角度，考察一个异质符号如何内部隐含、外部关联了语象二元要素的跨界过渡状态。即使是会意字如 ，也具有一种语象跨界融合类文字性质：与今天的方块字“保”相比， 的构字单位是形符，而现代汉字“保”的构字单位是义符。根据裘锡圭的分类，形符“是依靠自己的形象来起作用的”；义符则“依靠本身的字义来表意”，因此，会意字  具有语象双重编码的跨界性：相对于象符主导的  时， 较多地体现了语符编码；相对于方块字“保”时， 较多地体现了象符编码。一个类文字总是处在不同对比格局中，在语符和象符之间徘徊，统一性原则就是着重在符号语象二元编码的分离性区分基础上思考它们之间如何实现跨界融合的。

(三) 合体象形字的类文字性分析












合体象形一般是在一个独体象形字的基础上加图像性的象形符号，表示所要表达的事物。其中的图像符号是尚未独立成字的，文字学一般把这类符号叫作非成字“字符”或非成字“部件”，其中可独立运用的象形字成分叫作成字字符。类文字理论则把其中的成字字符看作语符，把非成字字符看作

象符，这样，所谓的合体象形字就被处理为一个语象融合的一类文字。

例如甲骨文“果”字，在语符（成字字符）“木”字上加象果实之形的象符（非成字字符）“”，便成了类文字“”。再如“州”字，甲骨文作，是在语符“川”字的中央加上象沙洲的象符，生成语象融合的“州”字。它们都具有语象跨界的类文字性。













甲骨文合体象形字主要有三类文字类型：

第一类是语符主导的类文字，指的是甲骨文合体象形字的主要意义由合体成分中的语符（成字字符）来承担，合体字内部的象符的作用主要是烘托、辅助说明文字符号。简单地说，就是以图来饰文。

甲骨文“母”字写作或，是在语符即成字字符（女）字基础上添画两点或一短横，象乳形，充当象符。甲骨文“每”的字形为或、，也是在语符（女）上部加画象符、或以象妇女头上的发饰，整字表妇女发饰盛美之义。“支”字甲骨文作，由语符“又”字和象小棍形的象符“丨”组成，表手执小棍击打之义。

甲骨文中属于这一类的合体象形字有：羌、央、美、立、舞、叒、黑、母、每、之、支、晕、旦、桑、枣、周、黄、至、無、失，等等。它们的特点是：合体象形字中的语象二元成分以语符为主导，象符向语符靠拢，展现出语象二元成分在构成合体象形字过程中图趋文、图从文的类文字特征。











第二类是象符主导的类文字，指的是甲骨文合体象形字的意义重心在合体成分中的“非成字字符”，即象符那里。由于图像符号自身的表意不确定和非约定性质，需要合体象形字中的语符即成字字符对象符进行限定、说明，类似巴特（2005，pp. 27-28）所说的语言对图像的“锚固”。简单地说，这种语象关系的类型就是用“语”来限定、锚固“象”。

甲骨文（天）字本义是图像符号所表示的人头（一说天空），如果只画出象人头的象符，不能明确表示人头之义，因此需要在下附加象正面人形的语符即成字字符以明确人头之义。甲骨文（兒）字本义指头凶未合的小儿，主要意义由象小儿凶门未合的象符承担，单独画出形不容易被人们认识，在下连带画出语符则使所要表示的象符意义清晰明确。（舌）字的意义由象舌形的象符承担，语符“口”字用来明确象符“舌”之义。

这类象符主导的类文字在甲骨文中主要有：介、長、須、兒、尾、天、彡、髭、鬼、尢、眾、眉、舌、又、彘、齏、州、巢、生、果、黍、穆、穉、

□ 符号与传媒 (26)

黍、牢、栗、向、卑、齒、𦰇、𦰈、血、丹、聿、夬、弟、文、𦰉、鹵，等等。这些象符主导的类文字因其图像符号本身具有表意的不确定性，而需要语符（成字字符）来补充、说明、限定，在语象关系中体现为语符向象符靠拢，构成合体象形字的文趋图、文从图的类文字结构。

第三类是语象交融的类文字。除了上述两种“图从文”和“文从图”的语象关系，甲骨文合体象形字中还存在语符和象符相互交融、关联紧密的字，这类字的语象关系是相互补充、彼此交融的，语符与象符共同承担整个合体象形字的主要意义，无法断然归入前两类中的任何一类。例如，“足”“疋”的甲骨文都写作或，由成字性的语符或（表脚趾的“止”字）和非成字的象符或共同构成。其中象符或象臀部至脚部之形，语符或表脚趾之义，象符和语符组合起来共同表示从臀部到脚底的肢体部位。属于这类图文交融共同承担整字意义的甲骨文有：尿、弱、老、考、疋、足、𦰉、衍、永，等等。

三、小结

传统符号学是分治性研究，重点是在隔离、悬置图像的条件下独立地研究语言、文字，在语符和象符之间画一条非此即彼的界线，将它们区分成不同学科领域，并把各种非语言符号看作语言符号的附属品。而《谱系》提出的类文字理论则将语象分离性原则和统一性原则“合治”，既看到各异质符号之间的边界，又重点关注它们之间跨界融合的性质。本文通过对甲骨文合体象形字的分析，试图展示《谱系》的类文字思想：将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符号学，转向以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语符和象符并重、合治的符号学。

引用文献：

- 巴特，罗兰（2005）. 显义与晦义（怀宇，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 孟华（2014）. 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孟华（2016）. 意象的艺术：汉字符号学. 第2章第5节. 智慧树网络课程. 获取自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1000006462#teachTeam>.
- 孟华（2008）. 文字论.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孟华（2021）. 超符号话语及其语象关系方式. 语言与符号, 1, 15-22.
- 裘锡圭（1988）. 文字学概要. 北京：商务印书馆.
- 田沐禾（2011）. 甲骨文合体象形字的文象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

王铭玉, 孟华 (2022). 语象合治: 符号学研究的第三条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报, 2月8日, 3.

周有光 (1987). 比较文字学初探. 北京: 语文出版社.

作者简介:

田沐禾, 博士, 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字符号学、文化人类学。

Author:

Tian Muhe, Ph. D., lecturer of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r main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Chinese semiotics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Email: tianmuhe26@126.com